

□ 納哈里亞，吉瓦特·烏西什金（Nahariyya, Giv'at Ussishkin）

以色列文物局（IAA）官方考古報告中文翻譯

□ 原始來源

期刊：Hadashot Arkheologiyot—Excavations and Surveys in Israel（HA-ESI）

卷期：126

報告作者：Yoav Lerer

日期：2014

報告編號：HA-ESI 126

發掘許可：A-6695

官方網址：https://hadashot-esi.org.il/report_detail_eng.aspx?id=8519

插圖：原文插圖全部由以色列文物局提供

緒論

2013 年 1 月，在納哈里亞（Nahariyya）的吉瓦特·烏西什金（Giv'at Ussishkin）進行了一次試掘（試掘許可編號 A-6695；地圖座標 209835–68/767184–210；圖 1），原因是一座公園內進行開發工程時損壞了文物。此次發掘受以色列文物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委託，由納哈里亞市政府與猶太民族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資助，Y. Lerer 主持，協助人員包括 Y. Ya'aqobi（行政）、R. Mishayev 與 M. Kahan（測量與製圖）、Y. Bibas（攝影）、D. Syon（金屬探測）、E. Stern（陶瓷諮詢）、H. Tahan-Rosen（遺物繪圖）、Y. Gorin-Rosen（玻璃）、N. Agha（動物考古學）、N. Zak（平面圖）以及 J. Gosker（初步勘察）。

在發掘區（9 × 9 公尺；圖 2、3）中揭露了十字軍與馬穆魯克時期（第 1 層）的建築遺跡，以及一座拜占庭時期（第 2 層）的複合式酒榨。1941 年在該遺址進行的發掘揭露了數座墓葬；當時的發掘者 M. Avi-Yonah 指出，遺址共有超過 150 座墓葬（Avi-Yonah 1941）。1975 年，在該遺址所在學校的校地上揭露了一座墓葬洞穴（Demonstein 1975）。此外，在納哈里亞地圖調查中還記錄了該遺址一座水塔附近的其餘墓葬洞穴（Frankel and Getzov 2012：Site 6）。調查者提出，這些墓葬是一個墓地（necropolis）的一部分，該墓地可能屬於基布茲埃夫龍（Kibbutz 'Evron）的希爾巴特·亞努希亞（Kh. Yanuhiah）（Frankel and Getzov 2012：Site 9）。

第 1 層

揭露了兩道牆（W10、W11）及其附近一片由大型石板鋪成的路面。牆 10（暴露長度 8 公尺，最大寬度 1.6 公尺）沿東西軸線以大塊石頭砌成，保存了兩層高。牆的寬度顯示它支撐著一座大型建築或城牆。其基礎溝切斷了第 2 層的酒榨。牆 11（暴露長度 2.5 公尺，寬度 1 公尺）由中等大小的石頭沿東北—西南軸線砌成，保存了一層高。石板路面緊靠這兩道牆，並封閉了酒榨。此層中發現了年代為十字軍、馬穆魯克與奧斯曼時期（公元十二至十六世紀）的陶器。其中包括奧斯曼時期之初（公元十六世紀；圖 4:1）與馬穆魯克時期之初（公元十三世紀末至十四世紀初；圖 4:2）本地製造的綠釉碗、一件賽普勒斯碗（公元十三世紀；圖 4:3）、十字軍時期的糖罐（公元十二世紀；圖 4:4–6）與一件混和缸（krater，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紀；圖 4:7）、馬穆魯克（圖 4:8）與十字軍（圖 4:9）時期的炊鍋、一件十字軍時期的進口雙耳瓶（amphora，圖 4:10），以及一件飾有幾何圖案的水壺（圖 4:11）和一件飾有壓印花卉圖案的石榴形器——後兩者皆屬於十字軍或馬穆魯克時期（圖 4:12）。

第 2 層

移除第 1 層的石板路面及其下（厚度 8 公分）的土壤填充後，揭露了一座岩石開鑿的複合式酒榨，由三個踩壓台（treading floors，圖 2:3–5）與兩個收集池（collecting vats，圖 2:1、2）組成。踩壓台由以長方形石頭砌成的矮牆（W12–W14）圍繞，牆頂用作狹窄的工作平台。踩壓台鋪有粗質白色馬賽克，鋪設於混合河卵石與有機物的灰泥墊層（厚度 0.16 公尺）之上。牆 10 的基礎溝切斷了踩壓台 3 與 5。

踩壓台 3 上保存了一大部分馬賽克鋪面（ 0.7×2.6 公尺；圖 5）。在此面上壓榨所得的新葡萄汁（must）經由 W13 中一塊石頭上開鑿的溝槽，流入一個淺的岩石開鑿沉澱坑（ 0.45×0.60 公尺，深 0.2 公尺；圖 6），再從那裡流往收集池 1。踩壓台 4（ 0.7×1.6 公尺）僅部分揭露，其馬賽克鋪面僅沿 W12 保存了一行。在此面上壓榨的葡萄汁沿一條小的灰泥水槽流入 W13 一塊石頭中鑿鑿的排水槽，再流入一個方形沉澱坑（ 0.45×0.45 公尺，深 0.2 公尺；圖 7），繼而流往收集池 2。踩壓台 5 亦僅部分暴露（ 1.6×2.7 公尺），其馬賽克鋪面已完全無存。在此面上提取的葡萄汁通過一條小型抹灰溝槽流入收集池 1。

收集池 1 為方形（ 2.2×2.3 公尺，容量 8.6 立方公尺；圖 8），其牆壁塗有一層含有陶片碎片的厚灰泥，底部鋪有粗質白色馬賽克。池內建造了一道由平直長方形石頭砌成的階梯。池底靠近階梯處有一個開鑿的半圓形沉澱坑（L117；直徑 0.6 公尺；圖 9），用以收集葡萄汁殘餘，以鑲嵌小方石（tesserae）鋪成。池中發現了大量拜占庭時期的陶片與玻璃器皿碎片、動物骨骼（Agha，見下）以及一枚無法辨識的錢幣。收集池 2 僅暴露了上部，其尺寸顯然與池 1 相近。

第 2 層的陶器發現主要屬於拜占庭時期，包括進口碗、混和缸、炊具、雙耳瓶、儲罐、水壺與油燈。進口碗（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50%）屬於拜占庭時期末期的紅彩陶器（red-slipped pottery）群組——包括 CRS 6（圖 10:1）、CRS 2（圖 10:2）、PRS 3（圖 10:3、4）、ARS 107（圖 10:7、8）、CRS 7（圖 10:9）與 CRS 11（圖 10:10）——此外還有無可比對的紅彩碗（圖 10:5、6）。另外也發現了飾有十字架的碗底（圖 10:11、12）；其中底座 12 與 PRS 69j 碗相似。混和缸（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15%）年代為拜占庭時期之末。它們具有加厚的梯形邊緣（ledge rim），橫截面為三角形，並飾有刻紋（圖 10:13–16）。炊具（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9%）年代為拜占庭時期末至伊斯蘭早期之始。它們由兩種類型的砂鍋組成，一種具有平切的邊緣與兩個水平把手（圖 10:17、18），另一種具有漏斗形邊緣（funnel-rim，圖 10:19），以及一件炊鍋（圖 10:20）。同時也發現了蓋子（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9%），包括一件在收集池 1 的沉澱坑中發現的完整標本（圖 10:21）。雙耳瓶（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3%）包含三種類型：一種具有短而加厚的頸部（圖 10:22；未找到可比對者），兩種具有長頸，其一年代為羅馬時期之末（圖 10:23），另一件年代自公元五世紀至七世紀中葉（圖 10:24）。儲罐（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15%）包含兩種類型：一種具有高大帶稜紋的頸部（圖 10:25），屬公元六世紀後期；另一種具有短頸（圖 10:26–28），屬公元四至六世紀。水壺（佔出土器物組合的 3%）包括一件濾壺（strainer jug，圖 10:29）。油燈包含兩種類型，兩者皆屬公元五至七世紀。第一種為模製的腓尼基式油燈（Phoenician lamp），具有橢圓形燈身、小注油孔、圓鈕把手，以及一條連接注油孔與燈嘴的溝槽，飾有人字形、花卉與線性圖案（圖 10:30）。第二種類型為北部式油燈（Northern lamp），僅發現其飾有圓形圖案的燈底（圖 10:31）。

討論

在西加利利（Western Galilee）各地發現了與第 2 層出土的拜占庭時期複合式酒榨相似的酒榨。將此酒榨收集池的容量與該地區同類酒榨收集池的容量相比，顯示這是一座中型設施。這座酒榨及其收集池中發現的器物顯示，拜占庭時期當地附近存在一座從事葡萄酒生產的聚落。第 2 層發現的大量進口碗顯示，當地居民與來自賽普勒斯及地中海西部的商人進行著活躍的貿易往來。

第 1 層揭露的十字軍與馬穆魯克時期建築遺跡，以及包括進口陶器與糖業相關器物在內的陶瓷遺物，可能屬於十字軍時期村莊拉努瓦（La Noie）的一座製糖廠。這些發現使我們得以重新審視對希爾巴特·亞努希亞（Kh. Yanuhiah）的辨識問題——該地在 V. Guérin（1987/1880:24–25）對加利利的描述中被提及。Frankel 與

Getzov (2012: Site 9) 將希爾巴特·亞努希亞 (十字軍時期的拉努瓦 La Noie) 與基布茲埃夫龍 (Kibbutz 'Evron) 的遺址辨識為同一地點——該遺址位於納哈爾加阿通 (Nahal Ga'aton) 以南的庫爾卡砂岩山脊上——因為當時該處最符合 Guérin 的描述。根據本文所述的發掘結果，似乎將吉瓦特·烏西什金 (Giv'at Ussishkin) 的遺址辨識為希爾巴特·亞努希亞更為合適。

動物骨骼殘骸 (作者: Nuha Agha)

方法：由於骨骼保存良好，且未覆蓋結核 (concretions)，因此以自來水清洗，未使用酸。許多骨骼在發掘過程中破碎，但碎片彼此緊鄰。為避免同一部位重複計數而扭曲統計數據，將碎片修復並黏合。在若干情況下，黏合碎片亦有助於鑑定物種。

透過將發掘所得骨骼與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演化、統計與生態學系 (Giv'at Ram) 古生物學與動物考古學館藏的骨骼進行比對，來鑑定骨骼組合。所有骨骼均針對埋藏學 (taphonomic) 因素與過程進行檢查，包括人為因素 (燃燒與切割痕跡) 與自然因素 (樹根痕、天氣風化損害、以及捕食者／嚙齒類動物啃咬的痕跡)。

結果：骨骼組合共 85 件骨骼與牙齒；其中 70 件骨骼被歸入特定物種、屬或特定大小的動物類群 (表 1)。僅有 7 件骨骼發現於第 1 層——該層含有中世紀的混合陶器——這些骨骼本文不予討論。在第 2 層中，於拜占庭酒榨的兩個收集池內發現了 63 件骨骼。看似合理的是，填滿酒榨 (在其停止使用後) 的堆積物亦屬拜占庭時期。

骨骼保存良好，無裂縫或表面剝落，顯示它們僅在表面暴露了很短的時間。骨骼上僅發現少許樹根痕跡，而且僅有兩件標本表現出嚙齒動物啃咬痕——即沿骨骼表面輪廓成群出現的淺而平行的溝槽。組合中的所有骨骼都屬於家畜：綿羊／山羊、牛、豬、駱駝與奇蹄目動物 (equids)。豬骨 (N = 26) 構成組合中最大的組成部分，其次是綿羊／山羊骨 (N = 17)。假定屬於「大型」體型類群的骨骼大多為牛骨，則牛骨總數 (N = 16) 幾乎與綿羊／山羊相同。駱駝與奇蹄目動物僅有少量骨骼代表。

表 1：已辨識骨骼。第 1 層 (L109) 共 7 件；第 2 層 (L110、L111、L113、L116) 共 63 件，兩者合計 70 件。按物種統計：牛 16、駱駝 3、奇蹄目動物 1、大型動物 9、綿羊／山羊 15、山羊 1、綿羊 1、豬 26。

組合中呈現的各物種骨骼部位分解 (表 2) 並不平均。牛、駱駝與「大型動物」主要以骨骼 (skeletal bones) 代表。綿羊／山羊中也有骨骼代表，但該物種的大多數骨骼由後肢的上部與下部代表。豬主要以下部牙齒代表；上部牙齒與骨骼幾乎完全缺失。

根據左下第三臼齒，豬的殘骸代表至少三個個體。組合中豬第三臼齒的尺寸 (長 26.5–27.2 毫米，寬 14.1–14.7 毫米) 明顯小於現今野豬的第三臼齒尺寸 (長 34.2–45.4 毫米，寬 16.4–19.9 毫米)；因此，組合中的牙齒屬於家豬。豬齒的磨耗型態 (第三臼齒與第四前臼齒) 顯示這些動物在成體時被屠宰，年齡 2.0–3.5 歲。骨骼癒合的程度支持此結論；唯一未癒合的骨骼是遠端橈骨 (distal radius)，它只會在 3.5 歲時癒合。這些結果出人意料，因為豬通常由於繁殖率高而在幼年即被屠宰，且成年動物無法提供羊毛與牛奶等次級產品，也不能用作役畜。在大多數組合中，豬骨的大多數屬於不到一歲的個體，而成體動物的骨骼並不常見 (例如在貝特謝安 Bet Shean: Horwitz 2006)，有時屬於野豬。然而，在該遺址觀察到的現象在其他拜占庭時期組合中也有出現；例如在該撒利亞 (Caesarea)，豬與綿羊／山羊在約 2.0–2.5 歲時被屠宰 (Cope 1999)。

根據蹠骨 (metatarsal)，綿羊／山羊的骨骼代表至少三個個體。其中至少一頭為山羊、一頭為綿羊。牙齒磨耗型態顯示兩隻綿羊／山羊在屠宰時均已是成體，年齡 4 歲或以上。兩件蹠骨 (一右一左) 在遠端未癒合；因此屬於一個較年幼的個體，年齡約 20–28 個月。雖無法確定成年個體的性別，但它們很可能是雌性。它們的成熟年齡應歸因於它們生產羊毛與牛奶等次級產品。

牛與奇蹄目動物的殘骸各代表至少一個成年個體，因為其所有骨骼都已癒合。那匹駱駝僅以脊椎骨代表，因此無法確定其年齡。

大多數切割痕 (14 處中的 9 處) 出現在大型動物——牛、駱駝與奇蹄目動物——上，而綿羊／山羊的骨骼上僅發現三處切割痕，豬骨上兩處。這些痕跡類型多樣，代表屠宰、剝皮、肢解與取肉。大型動物骨骼上大量的切割

痕源於其肢解方式，這種方式在骨骼主軸上留下了眾多痕跡（Cope 1999:413）。除了一件無法辨識骨骼上的一處燒焦痕跡外，骨骼上未發現燃燒跡象。

酒榨填土中發現的大部分動物骨骼代表屠宰廢棄物。部分骨骼代表食物殘渣，特別是綿羊／山羊的後腿部位。據推測，這些殘骸來自附近的聚落遺址。組合規模有限——僅 70 件已辨識骨骼——因此需謹慎看待，無法得知組合中的物種分解是否準確反映了當地社群的牲畜構成。儘管如此，豬顯然構成該地人口經濟中的重要元素。大量豬骨很可能反映了遺址居民宗教信仰。拜占庭時期，西加利利北部與北部沿海平原主要由基督徒居住，這點可從教堂的分佈得到證明（Frankel et al. 2001:115, Fig. 4.4）。豬的年齡分解顯示偏好成體，這與其他時期的發現相比屬異常現象，但與其他拜占庭時期遺址的發現相似。因此，拜占庭時期可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利用家豬。未來對其他含豬骨遺骸的拜占庭時期組合進行動物考古研究，將有助於釐清這一點。

參考文獻

Avi-Yonah M. 1941. The Excavations at Nahariyya (April 1941). *Yediot – Bulletin of the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8:91–94 (Hebrew)。

Cope C. R. 1999. Faunal Remains and Butchery Practices from Byzantine and Islamic Contexts (1993–1994 seasons). In K. G. Holum, A. Raban and J. Patrich eds. *Caesarea Papers 2: Herod's Temple, the Provincial Governor's Praetorium and Granaries, the Later Harbor, a Gold Coin Hoard, and Other Studies* (JRA Suppl. S. 35). Portsmouth, R.I. Pp. 405–718.

Demonstein Z. 1976. Nahariyya, Giv'at Ussishkin. *HA* 59–60:13 (Hebrew)。

Frankel R., Getzov N., Aviam M. and Degani A. 2001. *Settlement Dynamics and Regional Diversity in Ancient Upper Galilee* (IAA Reports 14). Jerusalem.

Frankel R. and Getzov N. 2012. Map of 'Amqa (5)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srael).

Guérin V. 1987/1880. *A Geographic, Historic and Archaeological Description of the Land of Israel 7: The Galilee (B)* (transl. H. Ben-Amram). Jerusalem (Hebrew)。

Horwitz L.K. 2006. Mammalian Remains from Areas H, L, P and Q. In A. Mazar ed. *Excavations at Tel Beth-She'an, 1989–1996 I: From the Late Bronze Age IIB to the Medieval Period*. Jerusalem. Pp. 689–710.



圖 1：位置圖

IAA HA-ESI Fig.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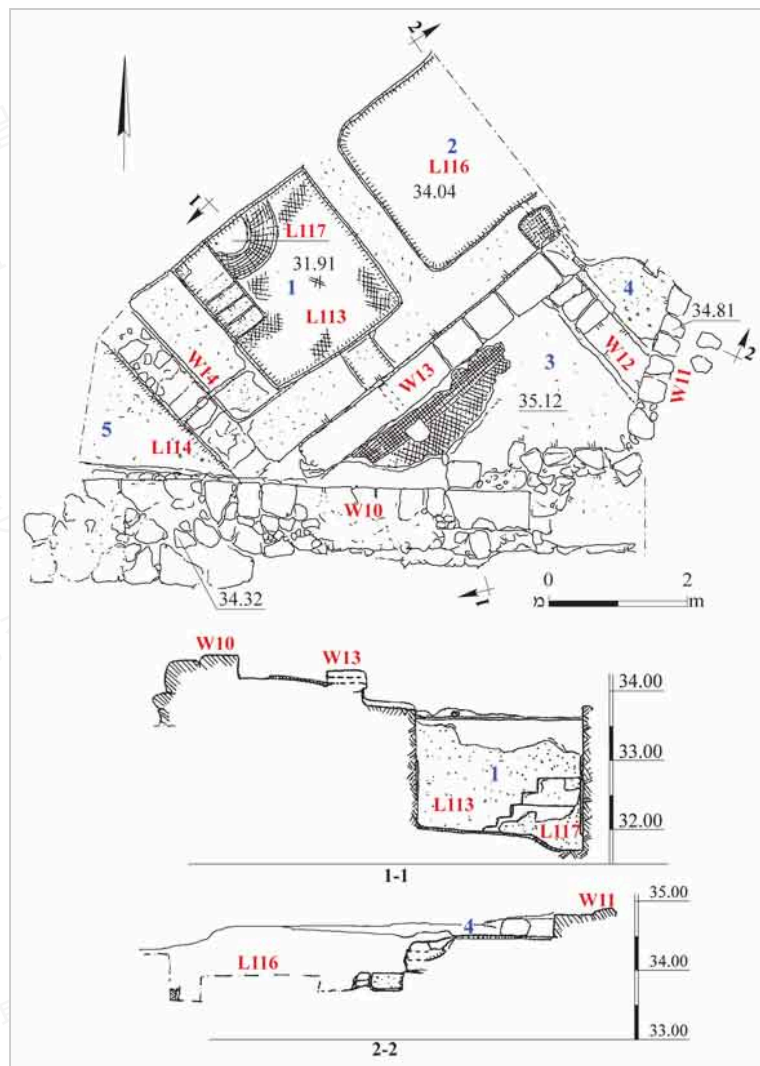


圖 2：平面圖與剖面圖

IAA HA-ESI Fig.2



圖 3：發掘區，自南望

IAA HA-ESI Fig.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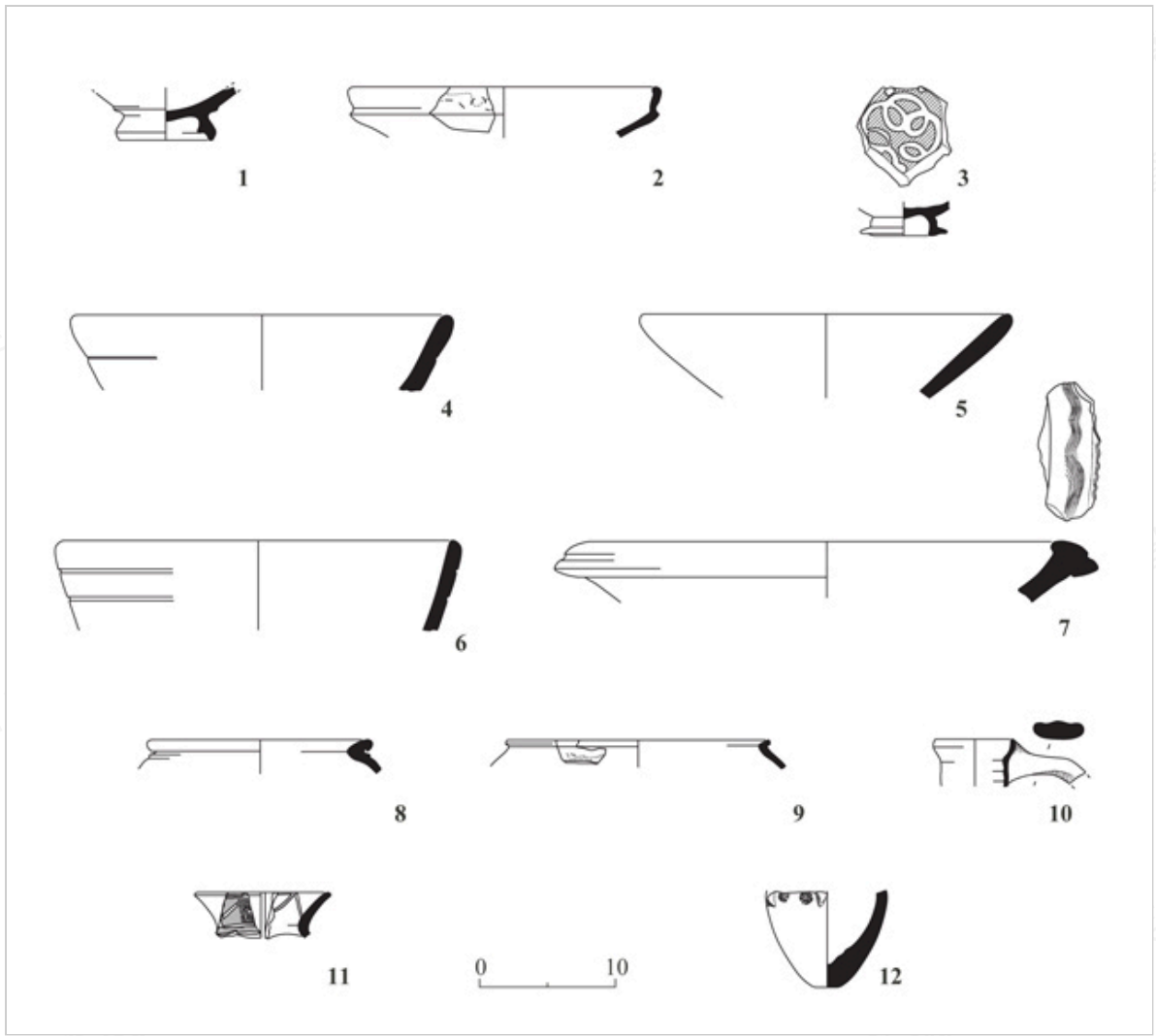


圖 4：陶器

IAA HA-ESI Fig.4



圖 5：馬賽克鋪面的踩壓台 3 遺跡，自西北望

IAA HA-ESI Fig.5



圖 6：踩壓台 3 與收集池 1 之間的排水槽與沉澱坑，自東南望

IAA HA-ESI Fig.6



圖 7：踩壓台 4 與收集池 2 之間的排水槽與沉澱坑，自東南望

IAA HA-ESI Fig.7



圖 8：收集池 1，自西南望

IAA HA-ESI Fig.8



圖 9：收集池 1 中的沉澱坑，自西北望

IAA HA-ESI Fig.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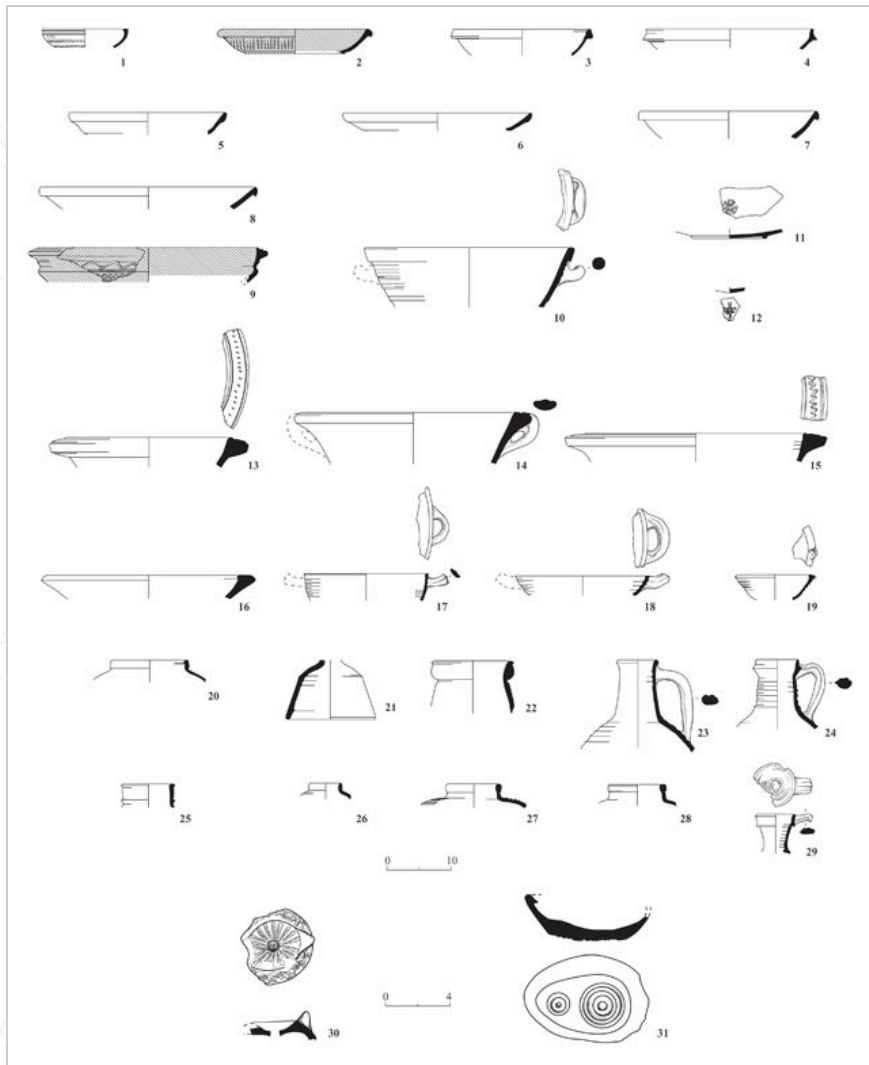


圖 10：陶器

IAA HA-ESI Fig.10

本中文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由「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製作。原始報告：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 Hadashot Arkheologiyot (HA-ESI)。版權 © 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HA-ESI 期刊為開放取用 (Open Access)。商業用途須 IAA 書面許可；轉載須註明出處。聯絡：info@chantochi.com · <https://chantochi.com> · WhatsApp/Telegram +852 9108 5024

發掘許可編號：A-6695 (可對照 IAA 網站資料序號)

—本翻譯僅供學術與教育用途·笑著行聖經調查小組—聖經研究部-BiblePI協編—

聯絡：info@chantochi.com

<https://chantochi.com>

WhatsApp/Telegram+85291085024

